

MAOJIANG
DAOSHI

南无袈裟理科佛
—— 著

苗疆道事

第三卷 热血年代

百年前大拿尽出，百年后天地大劫，
看少年人如何成为一代宗师！

卷外借

南无袈裟理科佛——著

苗疆道事

第三卷 热血年代

MIAOJIANG
DAOSH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苗疆道事. 3, 热血年代/南无袈裟理科佛著.-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321-6900-9

I. ①苗…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8995号

发行人: 陈 征

策划出品: 牧神文化

策划监制: 王晨曦

特约编审: 赵南荣

责任编辑: 李 霞

特约编辑: 蔡 为

装帧设计: 主语设计

版式设计: 彭 彭

书 名: 苗疆道事. 3, 热血年代

作 者: 南无袈裟理科佛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4

字 数: 317,000

印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900-9/I · 5505

定 价: 45.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 第①章 省局特别行动队·····1
- 第②章 白布烛火演阴阳·····5
- 第③章 一个神秘的女人·····9
- 第④章 辗转夜探龙旺庄·····13
- 第⑤章 误中副车叩门声·····17
- 第⑥章 棺中藏猫夜奔忙·····21
- 第⑦章 毛贼团伙谣言凶·····25
- 第⑧章 第十二凶煞案生·····29
- 第⑨章 疑团冰释异端起·····33
- 第⑩章 猥琐供奉范英杰·····37
- 第⑪章 被辱家人心魔起·····41
- 第⑫章 案情陡变被接手·····45
- 第⑬章 圆灵掌心雷秘解·····49
- 第⑭章 巷口围堵大鱼现·····53
- 第⑮章 李局神符狂澜挽·····57
- 第⑯章 小懒进补反受害·····61
- 第⑰章 金猴奋起千钧棒·····65
- 第⑱章 集云大档头落网·····69
- 第⑲章 你爱这个国家吗·····73
- 第⑳章 兄弟聚首腹语奇·····77
- 第㉑章 南疆战场背景深·····81
- 第㉒章 战争残酷心难安·····84
- 第㉓章 比武之前集市乱·····87
- 第㉔章 师承龙虎赵承风·····91
- 第㉕章 半百男人大混战·····95
- 第㉖章 兔子逼急奔雷掌·····99
- 第㉗章 一个字，就是猛·····103
- 第㉘章 冤家见面眼很红·····107
- 第㉙章 有舍有得有仇怨·····111
- 第㉚章 八仙过海显神通·····115
- 第㉛章 这就是我的朋友·····119
- 第㉜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123
- 第㉝章 铁线虫掌黑魔砂·····127
- 第㉞章 人民战争寻踪迹·····131
- 第㉟章 努尔的意外发现·····135
- 第㊱章 旱烟罗锅身独行·····139
- 第㊲章 敌军凶猛蜂拥至·····143
- 第㊳章 虎口夺食身狂奔·····148

第 39 章 硕大光头小白龙·····	153	第 58 章 我是一条浑噩鱼·····	230
第 40 章 风符一开百里外·····	157	第 59 章 似狼似虎似仇怨·····	234
第 41 章 穷途末路饱口福·····	161	第 60 章 小观音和帅弥勒·····	238
第 42 章 有钱能使鬼推磨·····	165	第 61 章 当面朋友背后刀·····	242
第 43 章 两次犯错因心软·····	169	第 62 章 最好他乡遇故知·····	246
第 44 章 花裳少女小观音·····	174	第 63 章 离国境只有一步·····	250
第 45 章 厉害呆萌邻家女·····	178	第 64 章 御鼠王及其弟子·····	254
第 46 章 恐怖吃货逞威风·····	182	第 65 章 扬眉吐气逞威风·····	258
第 47 章 一场战争的开启·····	186	第 66 章 生死与共真兄弟·····	262
第 48 章 麻栗山少年反击·····	190	第 67 章 相约之事你可忘·····	266
第 49 章 峰回路转死亡谷·····	194	第 68 章 赵承风翻转风云·····	270
第 50 章 瓯雒城寨幽冥浮·····	198	第 69 章 把生留给年轻人·····	274
第 51 章 邪灵入梦险恶生·····	202	第 70 章 层出不穷少年子·····	278
第 52 章 王权象征赶神棍·····	206	第 71 章 穷途末路的境地·····	282
第 53 章 朝天一棍翼蛇生·····	210	第 72 章 对不起我来晚了·····	286
第 54 章 城寨伏击与求生·····	214	第 73 章 诸位一路走好啊·····	290
第 55 章 倾天铜镜覆岩顶·····	218	第 74 章 请记住这些英雄·····	294
第 56 章 无端落木鲜花生·····	222		
第 57 章 人脸虫子锁镢树·····	226		

苗疆首事

第一章 省局特别行动队

目标一千米——跑完！

目标又一千米——跑完！！

目标一万米——跑完！！！

.....

从七月到九月，每天早上雷打不动一万米，也就是二十里路。这样高强度的训练让被借调到省局特别行动队的很多成员折戟于此，黯然离去，也表明了总局组建这支队伍的决心和魄力，并非寻常的过家家，也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动动嘴皮子就能够胜任的。与此同时，在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之后，是每天花样翻新的针对性培训，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部队里面的神枪手，有公共安全感里面多年的老刑警、法医以及政委，有民间的武术大师，有庙里面的和尚和道观里面的道士，也有贼眉鼠眼的街头混混与小偷等等。

培训的科目五花八门，其中最多的就是如何对付修行者，以及阴灵、僵尸等死物，这里面的讲究很多，也是我此前从来没有涉及的东西。

比如修行者，道家分为符箓派和丹鼎派，前者主张以符咒等方术治病驱鬼，后者主张炼金丹求仙，又分外丹与内丹二脉，两派皆为道法；佛家讲究修行于红尘，度化世人，以功德为念，自有神通五法；又有巫术、医蛊降头，诡异匪思；除此之外还有邪魔外道的修行方法和各密宗法门……诸如此类，玄之又玄，让人根本就无从追根溯源。

有一个白胡子老头给我们讲述高明的道术时，曾经举了一个例子——他在解放前曾经遇到过当时茅山宗的掌教虚清真人，见识他一苇渡江，然后横空飞跃，一掌震天雷，甘霖而下，润泽大地。

这样的人物已经宛如凡间神仙一般，只可惜不理世务，要不然当今天下又会

有许多传说。

那些是顶级的，而我们所学，则是为了防备突发状况，以及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从而成为省局足以信赖的力量，处理各地的突发事件，免得当地的力量不够，持续拖延。

培训的日子枯燥而又丰富，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新知识可以学习，而负责培训的教官总是能够挥舞着鞭子，将我们每个人的体能都榨尽。

这样的生活，让我很多刚刚认识的准同事叫苦不已，然而我却乐在其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感觉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利苍古墓中浸泡了两次神奇液体后的我，在《种魔经注解》上的修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我的魔功也开始慢慢地走上正途。我更加强壮了，个子长高了，也更有力量，反应速度和敏捷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恢复能力也让人惊诧，而且体内的炁场越来越强，我甚至能够空手模拟出一些印记，然后驱动我当初所学的道经了。

所谓修行，一为人定观想，体会自然，二为内视经脉，大小周天。老鬼教给我鼓荡经脉气血之法，堂堂正正，此乃道家内丹修行之术，却因为李道子的两滴精血而停滞不前，不过我另辟蹊径走了魔功的路子，也算是踏入了修行者的行列。

如此曲线救国，使我的成绩在特别行动队的培训学员中出类拔萃，跟几个世家出身的家伙一般无二。唯一让我遗憾的，就是当初在法螺道场之中，眼珠子里突然出现的那枚复杂而神秘的符文，后来再没有出现。

封闭式的培训整整持续了两个月，在此期间陆陆续续淘汰了一大半人，还剩下的十几个人个个都是各单位挑选出来的尖兵，响当当的人物。而在最后一次考核之后，我们终于被宣布正式成为了特别行动队的一员，并拥有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假期，可以自由活动。

这鸟儿一出了笼子，我就马不停蹄，立刻奔着江宁老城区的于大师家里赶去。

我之所以去那儿，倒不是因为那把被不断消磨戾气的饮血寒光剑，而是因为我家胖妞在我封闭训练之前，交给了于大师的孙子南南帮忙照顾。这都两个多月没见了，我自然是十分想念。

当然，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胖妞那小家伙变节，以后只跟南南亲近而不再理会我。

不过我这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当我出现在于大师家的院子里时，正撅着屁股在葡萄藤下面荡秋千的胖妞立刻感受到了我的气息，转过身来，“吱”的一声叫喊，



纵身一跃便跳上了我的肩膀，将我的头发抓成了鸡窝。

南南对我的到来也表示了友好与善意，他没有上学，而是跟在自家爷爷身边打杂、学习技艺。他主要的爱好就是木雕，我瞧见院子角落里摆着一排的胖妞，有笑的、怒的、凶的，以及嬉皮笑脸卖萌的，十分可爱。于大师不在家，南南告诉我，说他爷爷最近刚刚完成了一把得意之作，就是上次刘老三送来的鱼骨，后来又拿到了李局长给的外丹，便弄出了一把具有迷惑能力的鱼骨剑，这会儿正在跟人试剑呢。

听到刘老三的名字，我莫名有些高兴，问那个家伙在哪里。

南南摇头，说来的不是刘老三，那个家伙已经把这东西卖给一个叫做慈元阁的无良商家，他爷爷正在跟他们的阁主谈生意，说不定以后会跟这个商家达成一些定期的协议，要真的如此，以后天天都能够有肉吃了。

胖妞很好，这我就十分高兴了。在省局特别行动处封闭培训的日子里，我最担心的就是它，不过这小猴儿没心没肺，倒也不用我太操心。

我当天没有在于大师家久留，而是带着胖妞离开小院，前往省钢那边去探望一枝花母女。结果到了地方，才晓得她们搬了家。

我好是一番打听，才晓得一枝花搬到了附近的一处筒子楼。当我走进那狭窄的楼道，敲响房门，看到略有些憔悴的一枝花时，心中不由得生出了几分难过。见到我来访，一枝花还是蛮高兴的，又是倒茶又是忙着张罗我坐下，只不过这房间比原先的要小上许多，着实感觉有几分逼仄。一打听才晓得，张知青的去世让一枝花跟老张家的联系断开了，老两口对这个儿媳以及孙女小妮并没有太多的感情，这种冷淡传递到关系户那里，立刻让一枝花的生活变得难以安宁。

不过，一枝花的生性还是蛮乐观的。她告诉我说：“现在能够在城里面生活，进屋有电灯，楼道里面还有自来水，上厕所也不用在臭烘烘的猪圈旁边，我已经十分知足了。”

一枝花的话让我心中一阵酸涩，这个家庭本来可以更幸福的，然而一切都因为法螺道场而变得如此的悲惨。

我留下了一点儿礼物，几乎是仓皇地逃离而去。走出省钢的时候，我被内疚的心思逼得快要疯了，恨不得立刻出任务，将那个法螺道场的一帮垃圾都给清除，为张知青和小鲁报仇。

只可惜这只是奢望，因为我也是刚刚才晓得，法螺道场一向都是在鄂北和神





衣架林区一带活动，基本上不会挨着江阴省。

放假七天，然而还没到第四天，我就被紧急通知归队，这情形让人有些诧异，不过我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于是乖乖地回到队里。这时我见到了久违的申重，两个月不见，这个男人竟然戴上了眼镜，一副疲惫的表情。

申重是以省局特案专员的身份，前来省局特别行动队预选基地的。他或许在个人能力上面不如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人，但是在案子的破解、人际的处理以及人员的统管方面却深得上面的信任。这使得他能够继续留在省局，并且从还没有建立的省局特别行动队里面挑人，加入他的专案组。

作为老相识，申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了。然后他又挑了两个人，一个是老相识丁三，还有一个是淮南易经世家出身的蒋纯，万绿丛中一点红，是个女同志。

将我们匆匆召集起来后，一辆吉普车从集训基地一直将我们载到了以前工作组的驻地，就是位于郊区的那个大院办公室。我在这儿瞧见了久违的戴巧姐，这女人正伸着懒腰朝我打招呼。

路上大家都差不多已经熟悉彼此，申重便将卷宗拿出来，跟我们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一次紧急召集大家过来呢，是为了一起离奇的凶杀案。”

这若说是凶杀案，直接找公安便行了，找我们算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很快我们的脸色就变得凝重起来，因为申重告诉我们，这是今年以来，第十一桩疑点相似的诡异死亡事件。至于地点，申重卖了个关子，笑着问我道：“二蛋，你晓得是在哪儿吗？”

第二章 白布烛火演阴阳

我跟申重一起办过的案子并不算多，他这么一问，我立刻反应过来，说：“是不是瓦浪山？”

申重点头，说就是那儿。先前刘老三布阵设局，散去阴气，然而后来因为无人看管，又被人给破坏了。没想到那儿不压制还好，一经压制，反弹得更加厉害，附近的好几个村庄都说一到夜里就听到有阴鬼哭泣的声音，还有田间路上总是有黑色的、白色的影子飘来飘去，一会儿蹲在路边看你，一会儿又藏在了林子中。村子里人群聚集，阳气鼎盛，还没有怎么觉得，但是倘若有人胆敢夜行，必定深受其害。

不过这些都只是小事，按理说民不举官不究，之所以上报到了我们这儿，是因为在瓦浪山附近，连续有十一人死亡，这些人或者车祸而死，或者掉入粪坑淹死，或者上吊自杀，死法不一而足。最恐怖的四个，是瓦浪山下孟家村附近的龙旺庄，一个新婚小媳妇将自家的公公婆婆、丈夫和小叔子全部杀死，挖心掏肝，然后将四人藏在水缸下。后来邻居闻到了腐肉的气味，心生怀疑，趁着这新媳妇外出的时候翻进屋子去，才发现了这一档子事。

更恐怖的是，村子里的人翻他们家厨房的时候，发现锅灶里面煮着香喷喷的肝脏，用八角、大料等香料一同炖着，让人口水都流了下来。

然而这一家人平时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好，就算是过年都未必会有这么好的伙食，再一联想到那发烂发臭的尸体，好多人当即就将隔夜饭给吐了出来。

是的，申重告诉我们的疑点在于，今年以来，瓦浪山附近死亡的这十一个人，无论是如何死亡的，共通的一点都是心脏不翼而飞。

这心脏，除了先前说的那个新媳妇煮熬的几个之外，要么就是下葬之前不翼而飞，要么就是发现的时候胸口就空了。也正是这样诡异的场景，使得瓦浪山附

近的村庄都在传言，说这瓦浪山上出了一个妖怪，专门吞食人的心脏，借以维持自己的性命。

这是迷信传说，鬼鬼怪怪的，本来没多少人信。不过去年的时候，出了孟家村的那档子事情，那两米多长的巨型鲶鱼，以及村支书家二小子莫名被煮的恐怖情况，被乡野之人传得绘声绘色，南郊那一带都有些人心惶惶了。

按理说这些都是冤有头、债有主的案子，该结就结了，不过加上这样的传言一起，很多人便都坐不住了。于是省局这边受到了压力，便由申重牵头，带着我们下去看看。

我们一行五人，申重牵头，戴巧姐为副手，而丁三、我和蒋纯则在这两个月的集训活动中也算熟悉，所以彼此间也都没有什么隔阂，当天便乘车赶往南郊的凌云镇，当地江宁分局接待我们的同事正好就是老孔。老熟人见面，自然有许多话语要讲，谈了一下近况，老孔问申重要不要去看一看那个叫王亚楠的新媳妇儿。

申重问在哪里，老孔说在看守所。沉思了一会儿，申重点头，让老孔带着我们前往。

在路上的时候，申重跟我们一起研究，说虽然老百姓的传言有许多漏洞，但出现了这么诡异的“掏心案”，说不定还真的有一些诡异的事情，如果是上一次那鲶鱼精的延续，只怕到时候真的要弄个比较正式的祭祀来消解亡魂了。

老孔同意申重的说法，对我们讲，他这边已经提前去瓦浪山水库那儿查探过了，发现当初刘老三布置的锁阴之阵已经被人为地弄开，这行为绝对是有古怪。

我想起一事来，问申重：“当初杨大侉子亲口承认，说这瓦浪山水库的聚阴邪阵是他弄的，所为的是提炼亡魂，铸就一把犀利宝剑。虽然后来此事败露，他也落了个身死魂消的下场，但是这瓦浪山的事情，说不定被他集云社的同党给知晓了，才会出现这么些个祸事。”

我的猜测是有根据的。当初刘老三曾言，江阴省不敢说，但是这金陵的地界，但凡发生了跟我们挂钩的事情，十有八九就是那集云社弄出的事情。

对我的这个猜测，申重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意，跟旁边的戴巧姐吩咐说：“一会儿打电话回省局，查一查集云社这几个月的行动，看看是否跟我们这边有关联。”

我们很快便来到了当地看守所。这里看外表一派森严，一打听才晓得，这建筑根本就是几十年前日本人留下来的，后来被改造成了看守所。相关的手续自然由老孔这识途老马来弄，不过我们这儿六个人有些多，申重决定带上我、蒋纯和

戴巧姐三人，去会面室与那个疯狂杀人犯接触。

那个时候的看守所条件非常差劲，会面室是一间黑黝黝的房间，申重和两个女人都有位子坐，而我只能蹲在角落里。传讯没多久，便有两名彪悍的女管教将王亚楠押送了过来。

门开，我抬头看去，瞧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女子被人蛮横地推搡进来。

她脚上戴着脚铐，一步一瘸。旁边的女管教是个膀大腰圆的中年妇女，使劲儿一推，她便倒在了地上，还没来得及喊疼，那管教便像一头暴怒的母狮子，朝着她大声吼道：“装什么装，赶紧自己爬起来！”

那小女子勉强爬起来，愤恨地瞧了她一眼。那女管教蛮横惯了，还待发作，旁边有人劝她，这才将女犯的双手铐在了审讯台前的椅子上，关门离开。

我蹲在角落里，仔细观察女犯王亚楠，发现她是一个很清秀的女子，年纪估计还不到十八岁，柔柔弱弱的，很难把她跟先前我们所说的那个重案要犯给联系到一起。

申重对照了一下档案，然后开始中规中矩地询问起来。在此之前，王亚楠对自己杀人害命的行为供认不讳，不过一问细节和杀人动机，她就以沉默来对抗，实在逼急了，就疯狂地叫喊，像发癫了一般。这事儿我们已经听老孔说过了，所以没多久，那小媳妇儿便陷入了沉默中，抿着两张淡薄的嘴皮子，垂下头来，将自己埋在了阴影之中。

这样的情形，说配合也配合，不过用正常的手段实在难以撬开她的嘴巴。在僵持了一阵后，申重扭过头来看向了新人蒋纯，试探性地低声问道：“小蒋，我听说你家学渊源，懂一些通灵走阴的法子？”

蒋纯点头，说勉强懂些。申重很高兴，低声商量道：“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走阴的方法，给她一点刺激？”

蒋纯苦笑，说：“申队，你想得太简单了。我这所谓的通灵走阴，可不是前往幽府勾魂，而是跟留在这人世间、心存执念的阴灵交流，代它说出心声而已。现在既然不能判断那四名死者的亡魂是否已经离去，我哪里敢跟您在这儿打包票呢？”

申重摆摆手，看了一下那双眼发直的王亚楠，然后跟蒋纯解释道：“老孔先前已经给这女犯做过检查，并没有从她身上发现什么邪门的东西，可见应该不是被邪灵附身。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就需要一点技巧了——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通过‘通灵’的方法，弄出对方的亲人回来的样子？”



蒋纯还是表示不行，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时，我突然想起了白合，便凑上前去跟申重说道：“申头儿，如果蒋姐将那气势做足，我倒是能够请个‘演员’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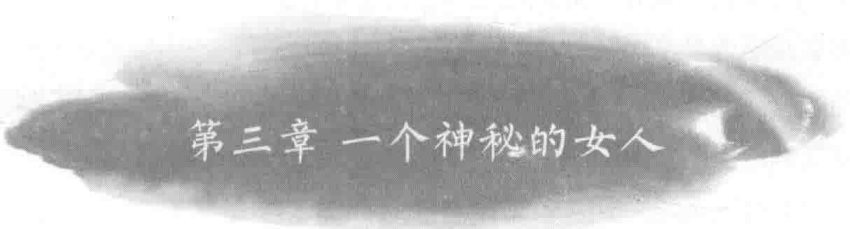
申重大喜，跟我确认之后，几人轻声商量了一阵。然后蒋纯去外面拿了随身的包裹，里面有诸等香料，分撒四周，接着在审讯台上将香烛点燃，线香袅袅，烛火幽幽。蒋纯和戴巧姐拿出一张白布，遮在了烛火之前，而申重则蹲在了女犯王亚楠的跟前，沉声喝道：“王亚楠，那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肯跟我们说，那便让被你杀死的亲人过来问你吧！”

他这一声厉喝使死气沉沉的王亚楠一愣，抬起头来。我从蒋纯手中接过白布，而蒋纯则直接口中持咒，往冰凉的水泥地上坐了下去。

蒋纯是易学世家，因为体质特殊，故而跟老孔一般能够走阴。不过与老孔不同的是，她弄这事远比老孔来得轻松。然而一阵癫狂之后，她朝我看了一眼，显然是没有从王亚楠的身上感受到任何眷恋不去的亡魂。

没有阴魂，我们制造阴魂也要上。我悄不作声地摸了摸随身小宝剑，白合就抱着胳膊走了出来，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一扭身，朝着那白布扑了上去。

一阵阴风袭来，背后有着香烛作为光源的白布之上，突然浮现出一个男人的身影来。



第三章 一个神秘的女人

“贱人，你好好看一看，我回来了！”

一声跟男人一般粗豪的嗓音从蒋纯的口中喊出，倒是将我给吓了一跳。我愣了一下，扭头过去，瞧见盘坐在地上的蒋纯脸红脖子粗，十分入戏地大喊着，倘若不是我亲眼所见，还真的以为是个男人在说话呢。

这样的口技让人惊叹，被锁在铁椅上面的小媳妇也猛然抬起了头，一双眼睛惊诧地朝着白布上面的黑影瞧去，整个人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接着两排牙齿咯咯打战。我和申重对视一眼，暗自感觉有戏。然而就在我们都以为王亚楠即将老实交代的时候，她那瘦弱的躯体里却迸发出巨大的力量来，猛然一拽，险些将拷在铁椅子扶手上面的手铐给强行拉开来。

但是无论她如何挣扎，那手铐始终将她牢牢铐在铁椅子上面，摆脱不得，而她也陷入了癫狂之中，冲着那黑影大声喊道：“你回来做什么？滚回去，赶紧走！”

申重从戴巧姐手中接过了白布，而戴巧姐则上前将狂躁不安的王亚楠给紧紧搂住，防止她做出什么自残的事情来，我略有些担心地看了蒋纯一眼，只见她一边装着极度癫狂地颤抖，一边模拟着男人的声音责问道：“下面好冷，我死得冤啊，不想一个人走！”

蒋纯学得惟妙惟肖，王亚楠似乎相信了，低着头喃喃自语道：“你冤枉？哼哼，你这个薄情凉性的男人，你还好意思说你冤枉，怎么就不想一想我？”

蒋纯道：“你什么你，你把我杀了，把我爹、我娘、我兄弟都杀了，要我想你什么？”

王亚楠一听到那三个人，顿时就像一头发怒的母狮，试图站起来，然而无果，于是半蹲在椅子上面，大声争辩道：“别说你那两个挨千刀的爹娘和那好色的兄弟——我嫁到你们胡家三个月，你爹娘就没有给我一个好脸色看过，每天想着法子

地羞辱我、折腾我，这且不算，还把我弄昏了给你兄弟污辱——我是嫁给你，不是嫁给你家兄弟两个，你们做这些肮脏丑事，让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活？”

蒋纯又道：“就算如此，那你也不必将我们都给杀了啊？掏心挖肝，哼哼，这事儿你可真做得出来，也不怕我们回来将你给带走！”

王亚楠突然拼命摇头说道：“不对，不对，怎么可能，她告诉我，说只要将你们的心脏煮熬过后，你们的亡魂就不会再来找我的——不对，你不是胡晓天，你不是他。你是谁，你到底是谁？”

眼看就要出错误，蒋纯连忙回嘴说道：“我就是胡晓天啊，亚楠，你好好看看我，我死得好惨啊……”

王亚楠双手想要抱住头，结果被手铐限制住了，只能缩在铁椅子后面，大声惊叫道：“你是假的，你骗我，你骗我啊！”

审讯的对象如此执着地否认，按理说蒋纯也差不多就要放弃了。然而就在此时，白布之上突然浮现出了一个立体的黑色影子，摇身一变，竟然变成了两个青年、一个佝偻的老头子和一个老妇人。那模样幻化不定，竟然还有滴滴答答的鲜血从白布之上流下来，在王亚楠惊悸的尖叫声中，显得格外惊悚。

瞧见这四个人影，王亚楠反而平静了许多，她睁着一双几乎就要凸出来的眼睛，柔弱无神的眼珠子里面泛着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痛苦，似乎解脱了一般地梦呓道：“对了，七天回魂夜，你们回来了啊？”

这一回，并不是蒋纯那口技变出来的声音，而是一种空灵无定的回响：“媳妇儿，是啊，七天回魂夜，我们这一次真的要走了，放心不下你，过来看你呢……”

“看你呢……”

“看你……”

“看……”

这股阴恻恻的声音跟蒋纯故意模拟出来的那种声音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后者宛如凉水，那前者便似冰块，一盆浇到头顶，浑身就是一阵哆嗦，全身毛孔都在叫嚣，忍不住地打摆子。被这般喊魂似的回荡声音一叫，王亚楠的一双眼睛都直了，喃喃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但是她告诉我，如果不将你们给彻底度化，我就会有罪，永远翻不得身，要在黑暗的深渊中，永世不得宁日。”

王亚楠两次提到了那个神秘的“她”，这让我们几个心中痒痒。申重看了我一眼，那意思让我晓得，这个“她”应该就是整个案子的关键所在。

申重是想让我找的这帮演员将那个“她”盘问出来，然而我瞧着这白布上面的几个黑影子有模有样、一脸怨恨地看着王亚楠，心中有些发虚，不晓得这到底是白合在幻化万千，还是真的将那四名亡魂从幽冥之地给招惹了上来。

就在我们两人愣着的时候，那四个黑影突然显露出了各自狰狞而苍白的脸，变得无比凶恶起来。为首的那个男人咆哮道：“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女人，下面好冷啊，好冷啊，我们都是没心的人，全身上下都冷死了！这次回来，就是要将你心里的血给吸了，拿来给我娘驱寒——她老寒腿，受不得这苦啊……”

这话说着，那个老妇人突然仰起了头，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目光，那老妇人扭头看了过来。我感受到一股森寒凛冽的目光，好似那冰水临头，一阵哆嗦。接着，她竟然笑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甩开了那白布，便瞧见上面的四条黑影径直朝着铁椅子上面的王亚楠扑去，而那个可怜的小媳妇儿则拼命大叫，仿佛感受到了全世界的恶意。

眼看着那四条黑影就要扑到王亚楠的身上，紧紧抱着她的戴巧姐突然动了，只见她手上拿着上次用的那面铜镜，微微一抖，将那四鬼全部兜到了镜面之中。说到这镜子，当真是个神奇的东西，我曾听老鬼闲聊的时候说起过，每一面镜子都是一个虚拟和现实交会的世界，戴巧姐能够操纵这力量，显然她自上次之后，又多了几分本事。

我一开始还有些担心那四个黑影子是白合所化，刚要出声，耳朵就被揪了起来，旁边的白合恶狠狠地朝我骂道：“嘿哟，你可知道，刚才老娘差一点就被那四条残魂弄伤了。你以后悠着点，别什么事情都往我这儿揽，听到没？”

旁人并没有吃过什么清睛明目的东西，瞧不见白合，也听不到她的话语，而我也第一次感受到白合天大的好处，赔着笑道歉。那小娘皮得意洋洋地自我吹嘘了一番，然后提醒我：“刘老三的条件你好好对一对，可得帮我找一个好人家往生，知道不？”

我好是一通许诺，刚刚将那姑奶奶哄回了小宝剑中，便瞧见戴巧姐一手抓着镜子，一手揪着王亚楠的衣襟，开始了最后突破心理防线的拷问。

大概是被吓破了胆子的缘故，这一回的审讯结果让申重十分满意，那个惊魂未定的小媳妇儿说出了一个小媳妇儿说出了一个小媳妇儿说出了一个小媳妇儿——人是她杀的，不过全程都是另外一个女人唆使的。从如何在夜里暴起行凶杀人，到藏尸缸中，以及将死者的心脏挖出来煮熬并且食用，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叫做江小雅的女人唆

使的。

至于这个女人到底藏身何处，是哪个村子的，就连王亚楠都说不上来。这个女人凭空而生，突然就出现在了她的生活里，她对这个女人的记忆十分模糊，却言听计从，从一个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到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凶手，绵羊变老虎，都是遵循着那个女人的言语而为之。

戴巧姐问了半天，只得到两点信息，说那个女人年纪约二十七八岁，长得妖娆美丽，是王亚楠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的同性，除此之外，那个女人还怀着孩子。

那一锅心脏煮出来的汤，第一顿是江小雅和王亚楠一同食用的。而在她被抓起来的时候，那人还在人群之中看着她，似乎还安慰她来着。

她那天说什么话来着？

哦，对了，江小雅告诉她：“不要怕，很快就能够出来了。到时候，一家人便可以团圆，在一起了。”

嗯？不对。团圆？怎么团圆？

我们都觉得奇怪，而这话音刚落，王亚楠的一双眼睛突然凸出来，接着嘴角浮现出了一抹诡异的微笑。

啪——

她的一对眼珠子突然炸裂开来。

